



1911年，青羊宫庙会，城外仙仙



清朝末年，人们在青羊宫庙会“授奖台”上领奖



清末，青羊宫庙会内竹棚内茶馆，长条桌上摆碗菜，少长盛其其乐陶陶

赶庙会的人一潮一潮的，人人梳妆打扮。女孩儿是：乡女村姑态若何？却把胭脂打一碗；；风流少妇是：行路手拿甘蔗嚼，短短青裙窄窄裳；；连老太婆也是：老去徐娘尚戴花，可怜半口已无牙；；何物村婆不害羞，画眉傅粉老风流；……这情景真如另一首竹枝词中所说：青羊宫里似星罗，乘兴家家戴酒过。小妹戏呼阿姊语，今年人比往年多！；

## 成都庙会

# 一幅巴蜀『清明上河图』

文都光路





清朝末年青羊宫庙会内的临时货摊

庙会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因庙而聚会，其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古老的“社祭”。自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“庙会”传统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重要的社会风俗。成都传统庙会历史悠久，这是一幅如梦如幻、五彩斑斓的巴蜀“清明上河图”……

### 清末庙会改为“劝业会”

这是约100年前成都古城中一幅真实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：春光明媚、艳阳暖人、江流碧彻……许多士绅官宦在老南门大桥一带问：“到青羊宫，好多钱？”轿夫们忙拥上去：“六十文！”一番讲价还价，大多讲成四十几文钱一乘……轿夫一路喊着：“得罪，得罪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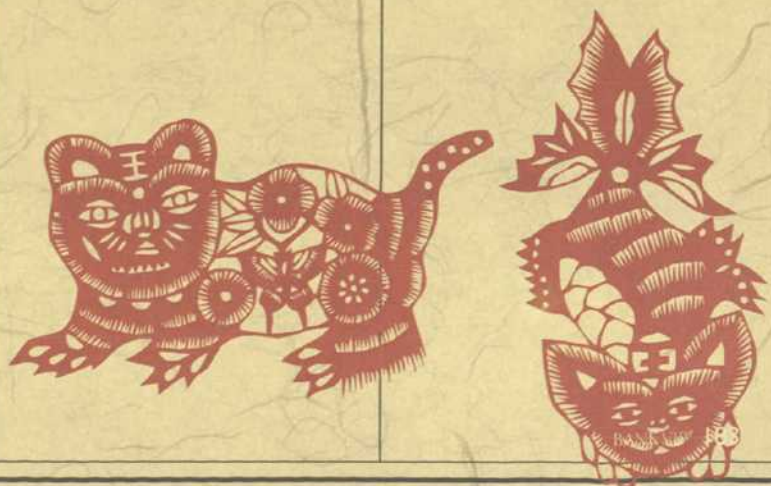
赶庙会的人太多，到巍峨古老的南门城门洞前，人更拥挤。无数行人和各种轿子聚集在三丈多宽的一条出路上。城墙上支着警察局新制

的木牌告示：“出城靠右手走！”挤出了大城门洞，几个道口上都站着警察在指挥。乘轿子与步行的向靠城墙一边新辟的路上走；骑马的则要过大桥，走一条较为幽静而尘土极大的小路；坐马车的则走极窄极烂的柳荫街……这要算成都最早的交通管制了。

出柳荫街眼界猛地就开阔了。右面是巍峨老城墙，城墙下是贫民辟的菜圃和一家家茅草房。人多路

少，菜圃中早踏出了一条丈把宽的土路来。一辆辆木轮裹铁皮轴的“土东洋车”、吱吱嘎嘎叫着的“鸡公车”、滴滴答答跑着的“溜溜马”、许多老头老太婆拄着红皮甘蔗作拐杖……各色人群吵吵嚷嚷、嘻嘻哈哈都在这条灰路上走，扬起一道道灰幕，随风可以飘到俯在城墙雉堞间向城外闲眺的人们的鼻孔里。

马路左边是清清锦江，河岸上竹木蓊郁。到了百花潭水榭，乘船







清末庙会内殿堂外情景

来赶庙会的人也手牵手上岸……青羊宫一带到处都是现搭的蔑棚，宽敞的田畴菜畦变成临时街巷。会场门口大书“劝业会”三个红字，阳光下分外耀眼。

那时的庙会又叫“劝业会”，中国历来重农抑商，清代赶花会交易物资很少，仅农具之类在青羊宫正门外场坝，花木则临时于道观西侧旷地。晚清行新政，颁布的上谕第二条即“振兴商务、奖励实业”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，四川商务局总办沈秉堃首先在这里“扩充会

场、建筑列肆”。在青羊宫左侧二仙庵前修建临时房屋，举办全省性“劝工会”，令各州县劝工局将产品来此陈列展销。

沈秉堃外调云南后，由先后出任巡警道和劝业道的周善培(号孝怀)主办。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还亲到庙会讲话说：“制造劝工导风，商会健举，进拙于巧，化窳为精。”庙会结束时由官员和商会对展品评比授奖。劝工会至1908年改名劝业会。这种有意识地将庙会和大规模物资交流融为一体，在近代中国可称第一。

### 一百年前的老成都花会

一百年前，由老西门及老南门出城，都要蜿蜒数里才能到庙会会场，轿子、鸡公车、“溜溜马”、游人挤成一团。劝业道于是在老南门外锦江北岸筑马路以达青羊宫东之马家花园，长三里余。又由商人自上海购回新式四轮马车载人往来……这是成都最早的马路和马车。宣统元年(公元1909年)马路延伸至青羊宫西数里的草堂寺，又从上海购回黄包车(称为东洋车)20余辆，由老南门直达，每次取当十铜元四枚，游人争坐……民国二年(公元1913年)“少城”拆除，当局又在老城墙西南角开辟通惠门，使赶花会的成都人更获捷径。

赶庙会的人一潮一潮的，人人梳妆打扮。女孩儿是“乡女村姑态若何？却把胭脂打一沓”；风流少妇是“行路手拿甘蔗嚼，短短青裙窄窄裳”；连老太婆也是“老去徐娘尚戴花，可怜半口已无牙”、“何物村







婆不害羞，画眉傅粉老风流”……这情景真如另一首竹枝词中所说：“青羊宫里似星罗，乘兴家家戴酒过。小妹戏呼阿姊语，今年人比往年多！”

但男女有别：男人沿旧大路的男宾入口，女人则走另一条新开的路进会场。刘师亮竹枝词中说：“人口端因女界开，小桥一座架河隈。劝郎且莫伤离别，转过湾湾就拢来”。为何如此防范？因每年都“男女双方有羁绊”……为防止混混流氓或暗娼在庙会中“乱风流”，二仙庵外

专门立了两根“绑神桩”（当时把不正经男女称为“绑神”），逮住这些男女就绑在“绑神桩”上抽马鞭子严惩。

青羊宫内有古代铜羊两只，被民间视为神羊。俗传摸羊能治疾病，妇女摸羊肚子可生男孩，故人们到青羊宫游玩时，多喜摸羊。有人开玩笑写竹枝词：“闻说铜羊独出奇，摸能治病祛巫医。求男更有新方法，热手摸他冷肚皮！”

摸铜羊成了赶庙会的惯例，我小时就每年跟在大人屁股后，把小

手混在无数大手中把铜羊周身摸个遍，耳朵里听一些“扯师”胡说八道：“快摸羊屁眼儿，不生痔疮！”“快摸羊鸡鸡，专医阳痿！”三清殿内嘻笑声一片……

青羊宫相邻处还有二仙庵、马家祠、孝廉坊、会仙桥等名胜。庙会内到处都有茶园，如“绿天”、“同春”、“浣花泉”……到处都有酒楼餐馆：既有大酒家“承香楼”、“五柳楼”、“聚丰源”，也有卖“卤鸭醉虾青果酒、每饷不过二百文”的小酒店“崧记”、“四座”等。还有卖各类日杂百货、竹木家具种种商摊货架不下几百家。无数卖糖饼关

赶庙会的人一潮一潮的，人人梳妆打扮。女孩儿是“乡女村姑态若何？却把胭脂打一砣”；风流少妇是“行路手拿甘蔗嚼，短短青裙窄窄裳”；连老太婆也“老去徐娘尚戴花，可怜半口已无牙”……这情景真如另一首竹枝词中所说：“青羊宫里似星罗，乘兴家家戴酒过。小妹戏呼阿姊语，今年人比往年多！”





刀、风吹吹、香烟瓜子、豆花等小贩穿梭叫卖于红花碧叶、春风杨柳之间。青羊宫庙会时，还有全国少见的武术“打擂”。

人人脚板在走，嘴巴在嚼，所以刘师亮在1928年写的一首竹枝词很传神：“玫瑰苕皮丢满阶，苕皮踩倒谨防栽。仰天一个翻筋斗，歪断人家高跟鞋”。人世间苦乐不均，也有可怜讨口子：“何人落魄走天涯？饥饿难捱只自嗟。最是凄凉堪怜处，桥头独啖白泥巴！”

每年“花会”，各界人士倾城出观，挥汗成雨、呵气成云。这“会把眼睛都看花”的“花会”，确乎为蜀中最具地方色彩、乡土风味的庙会习俗了，还引起外国人关注。日本人山川

早水1906年在他书中绘声绘色写道：“寂静的锦江河畔，（会期）人马轿舆不断，烟尘滚滚，前后难辨；过双孝祠，走到二仙庵前面，早就人如潮涌，非常拥挤；左侧有流动照相馆，乐队虽然不能令人满意，但也可增加一些气氛。走入二仙庵内，上百个盆景店布满广场……是这个会的主会场。教育部、工艺部、美术部、演艺部等机关的红旗，在人群头上飘舞。二仙庵的殿堂走廊全成了展览的地方，道路分为往返两条路。手执木棒的警察，在各个重要路段维持秩序……另外还有西洋杂货店、中国杂货店、古书店、古董店排列于檐下与中庭，除通路外没有插足的余地！”

会场偏东树林深处，大竹席棚中由成都剧团的名演员从早演到晚。逛完二仙庵转向青羊宫，写着“工农部”红底白字的大旗迎风飘



舞。树下摆着家用器具扫帚等杂货类，还有人卖虎、豹、豺、狼、猿、狗等头骨……

这个日本人还说，花会中用竹席临时搭起的饮食店不少，热气腾腾。有个日本女教习在一家五香菜串店，喝了一瓶酒，吃了一盘红烧鲫鱼和一碗荞麦面，要价两元。第二天她忽然生起气来，认为被破了竹杠，跑到四川总督那里告状。山川早水觉得可笑，说“真乃僻乡之奇谈”！

## 成都庙会， 半个世纪的厄运

1949年以后，因担心“封建回潮”的罪名，“花会”一度名称曾改为“成都物资交流会”，青羊宫庙会实质上已消失。

1959年，春光明媚。邓小平、朱德、贺龙、彭德怀等先后到成都。为迎接这些中央领导人，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示：拨专款办“花会”。邓小平等人兴致勃勃观赏了“花会”，还在内部餐厅品尝四川小吃。李井泉说：成都原来有个专卖烤红薯的“马红苕”很有名，但现在不知踪影啦……邓小平听后很感兴趣。市长李宗林派许多人去找，几天后才了解到姓马的早已死了，后来找来其徒弟到“花会”中烤“马红苕”。邓小平称赞说：“花会还不错，有特色，菊花、盆景要争取占全国第二位。”朱德元帅也很欣赏花会，说：“兰草太少了，要争取发展一万盆。”

但大跃进运动后全国大饥荒，“花会”名存实亡。以前哄小娃娃转糖龙的糖画摊子前（四川称“糖





成都皇城明远楼（图/路德·那爱德）

每年“花会”，各界人士倾城出观，挥汗成雨、呵气成云。这“会把眼睛都看花”的“花会”，确乎为蜀中最具地方色彩、乡土风味的庙会习俗了，还引起外国人关注。



民国时期庙会内小食摊子情景

饼摊摊”，连成年壮汉也争买。指甲盖大小的小糖饼，拥挤半天每人限买五粒，卖完为止。要想抢购一个锅盔（烧饼）、一小碟“三大炮”（糍粑），更要挤出一身臭汗……你如不信，吴丈蜀先生《1962年成都灯会竹枝词》中说：“佳节空城往看灯，连年跃进‘庆升平’。天寒不怕奔波苦，二两锅魁四体倾！”“巧式花灯只等闲，愿闻一炮响三连。层层壮汉争糖饼，半日腰酸换嘴甜。”

“文革”时期，千年历史的成都庙会彻底消失，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成都“花会”和“灯会”才绝处逢生。2004年1月18日，在成都中断45年之久的青羊宫庙会再度举行。“文革”乱世“花会”的厄运，如恶梦一场，许多人已彻底遗忘了！  
（除注明外，本文历史图片由作者供图）